

41920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32
20000 8952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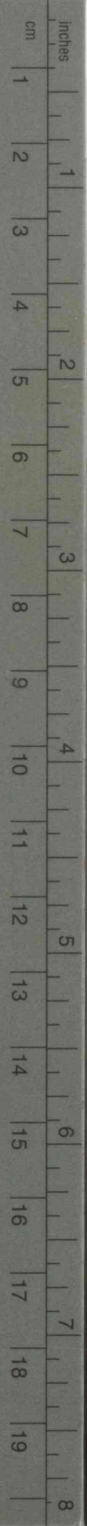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4a
820
昭6



教育学科資料室
 昭和七年一月十一日
 文部省檢定
 中學國語文教科用

4a
 820
 冊6

文學博士宇野哲人編

漢文精華

東京 寶文館藏版



漢文精華卷四目次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一
論道 <small>西山漢書</small>	賴宗襄	四
師說 <small>蘇東坡</small>	韓愈	六
練習		九
蕃山求師 <small>淵明</small>	鹽谷世弘	九
近江聖人 <small>淵明</small>	鹽谷世弘	三
練習		六
陳情表	李密	六
慈烏夜啼 <small>白居易</small>	白居易	六
袁州學記	李觀	六

目次

練習

孟子荀卿列傳

練習

孟子抄一

稼說送張琥

種樹郭橐駝傳

練習

送薛存義序

始得西山宴游記

鉗鉞潭記

鉗鉞潭西小丘記

柳子厚墓誌銘

史

記

三

蘇

軾

三

柳

宗

元

三六

柳

宗

元

三六

柳

宗

元

四〇

柳

宗

元

四〇

柳

宗

元

四〇

韓

愈

四〇

孟子抄二

伯夷頌

雜說

練習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論語抄

范文正公文集序

練習

岳陽樓記

練習

上岳陽樓

臨洞庭

韓

愈

五〇

韓

愈

五〇

韓

愈

五〇

蘇

軾

六一

范

仲淹

淹

六一

杜

甫

六一

孟

浩然

然

六一

練習

孟子抄三

留侯論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鴻門之會

練習

范增論

垓下之戰

題烏江亭

虞美人草

弔古戰場文

新豐折臂翁

蘇軾 六一

蘇軾 六一

李太白 六一

史記 六一

蘇軾 六一

史記 六一

杜牧 六一

曾鞏 六一

李華 六一

白居易 六一

白居易 六一

白居易 六一

兵車行

己亥歲

黃州快哉亭記

漁翁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練習

赤壁

李氏山房藏書記

練習

白鹿洞書院揭示

瀧岡阡表

杜甫 九

曹松 一〇〇

蘇轍 一〇一

柳宗元 一〇三

蘇軾 一〇四

蘇軾 一〇七

袁枚 一一一

蘇軾 一一二

蘇軾 一一三

朱熹 一一五

歐陽修 一二六

歐陽修 一二八

歸去來辭

陶潛 二三四

練習

陶潛 二二六

歸田園居

陶潛 二二六

大學抄

二二七

中庸抄

二二九

文天祥忠烈

宋史紀事本末 二二〇

練習

二二六

正氣歌並序

文天祥 二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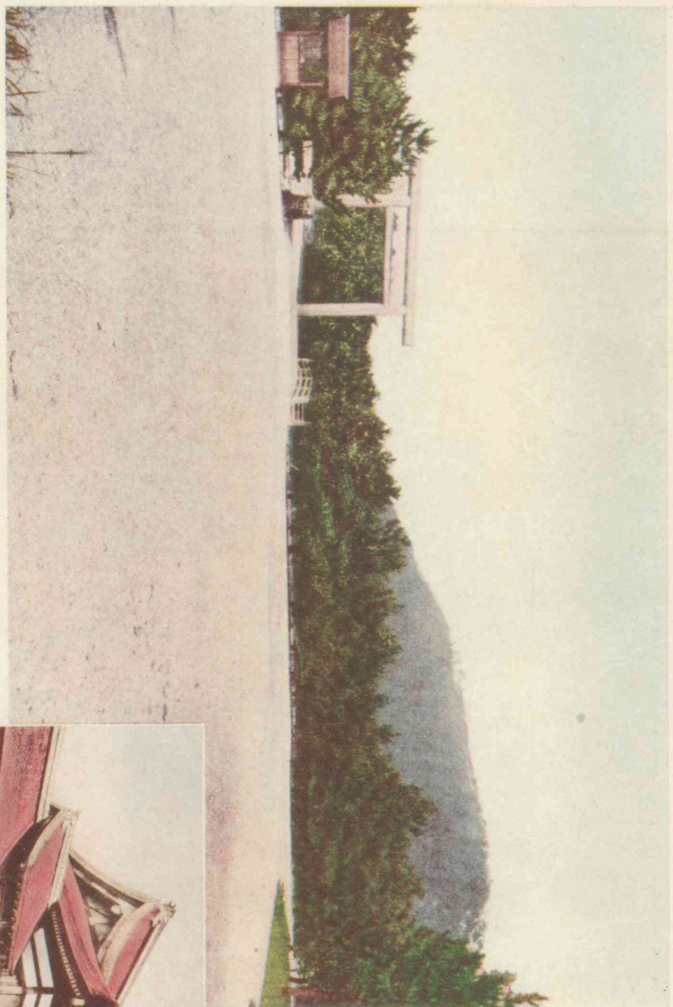
孟子抄四

二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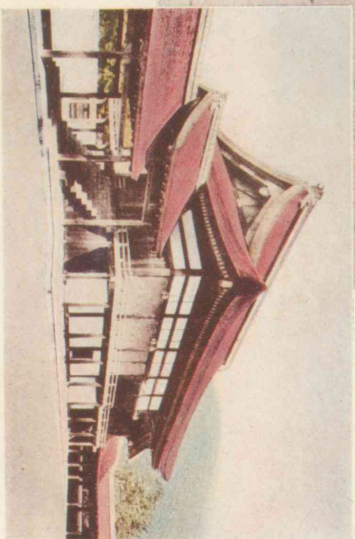
建都大詔

日本書紀 二四一

漢文精華卷四目次終



山火 敬望前表 華宮神原 櫓 (上)
(所賣舊所御都京) 殿本宮神原 櫓 (下)



同の時代一唐の時代の文章

古文

多那人の文

五非の書 (五非の書は五非の書に依る)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漢音人

人能弘道 論語衛靈公篇子
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也

レ隠、ニ、下

二、三、下

甲、乙、下

天地人

漢文精華卷四

文學博士 宇野哲人編

弘道館記

徳川 齊昭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乃若西土

弘道館記

人、天、地、神、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乃、若、西、土

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羣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

論道

賴 襄

道一而已矣。道之在天下也，猶日月也。日月者，天下之日月也。非一國所私有也。道亦然。父子君臣夫婦，無國無之。而慈孝忠義，有別不雜。皆存於自然，非有待於人作也。我邦列聖保民如子，不讓堯舜禹湯。其風俗尊君親上，相愛相養，又有過唐虞三代之民。則

皆存於自然
中庸曰天命之謂道
性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

國學者專指
本居平田一派
之學者也

雖無經籍，其道固具在。特未有名而教之，曰仁曰義者耳。譬如人家，同是一里也。而居之，有舊有新。某巷陌，某井溝，皆有名目，記以帳簿。新者必問於舊者，而知之。舊者曰：是吾巷陌井溝也，可乎。今天下之仁義也，儒者指而私之曰：是漢之道也。有稱國學者，斥而外之曰：是非我之道也。皆非也。道豈有彼此。載之以文，彼較舊於我，彼來而貢之，我取用之，與釀冶織縫之工，何異。載籍者，織縫釀冶也。而仁義者，蠶也，桑也，麴米銅鐵也。以麴米銅鐵蠶桑，爲自彼來者，儒者之見也。欲廢織縫釀冶者，國學者之說也。故曰：皆非也。夫道一也。則學亦一也。寧有所謂國學云者乎。陋哉。

令典レ法令レ此指大寶令也。

韓愈ハ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累官吏部侍郎。在朝鯁直無所忌。憲宗時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卒諡文。愈於六經百家靡不通貫。其文闕深奧。衍尤為後世所宗。其先世居昌黎。故世稱韓昌黎。庸何也。

且夫先王已取而用之。著為令典矣。而敢非議之。是議先王之典者矣。而幸免於誅也。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

漢文精華卷四目次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一
論道	賴襄	四
師說	韓愈	六
練習		九
蕃山求師	鹽谷世弘	九
近江聖人	鹽谷世弘	二二
練習		二六
陳情表	李密	二六
慈烏夜啼	白居易	二九
袁州學記	李觀	三〇

練習

孟子·荀卿列傳

史

記

三

練習

孟子抄一

蘇

軾

三

稼說送張琥

蘇

軾

三

種樹郭橐駝傳

柳

宗

元

三

練習

送薛存義序

柳

宗

元

三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

宗

元

四

鉅姆潭記

柳

宗

元

四

鉅姆潭西小丘記

柳

宗

元

四

柳子厚墓誌銘

韓

愈

四

孟子抄二

五

伯夷頌

韓

愈

五

雜說

韓

愈

五

練習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愈

五

論語抄

七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

軾

六

練習

岳陽樓記

范

仲

淹

六

練習

上岳陽樓

杜

甫

六

臨洞庭

孟

浩

然

六

練習

孟子抄三

留侯論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鴻門之會

練習

范增論

垓下之戰

題烏江亭

虞美人草

弔古戰場文

新豐折臂翁

蘇

蘇

李

史

蘇

史

杜

曾

李

白居易

白居易

六

六

七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九

九

六

六

七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九

九

兵車行

己亥歲

黃州快哉亭記

漁翁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練習

赤壁

李氏山房藏書記

練習

白鹿洞書院揭示

瀧岡阡表

杜

曹

蘇

柳

蘇

蘇

袁

蘇

朱

歐

甫

松

轍

元

軾

軾

枚

軾

熹

陽

九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四

一〇七

一一〇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五

一一六

一一八

歸去來辭

陶潛 二三四

練習

二二六

歸田園居

陶潛 二二六

大學抄

二二七

中庸抄

二二九

文天祥忠烈

宋史紀事本末 二二〇

練習

二三六

正氣歌並序

文天祥 二三三

孟子抄四

二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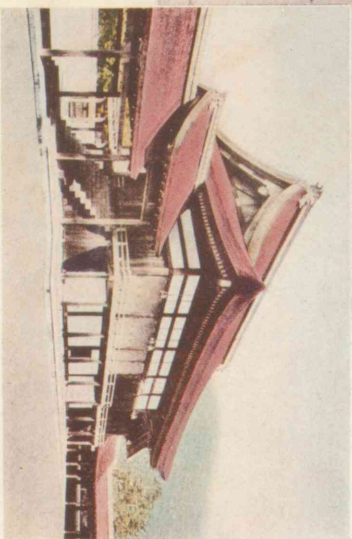
建都大詔

日本書紀 二二四

漢文精華卷四目次終



山火故望前表華宮神原權 (上)
(所賢舊所御都京) 殿本宮神原權 (下)



人能弘道 論語
衛靈公篇 子曰
道弘人也

漢文精華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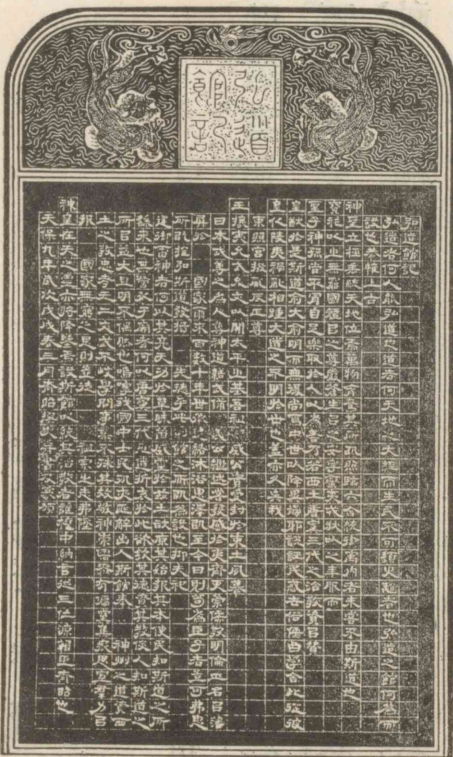
文學博士 宇野哲人編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乃若西土

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皇猷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尙焉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俗俗儒曲學舍此從彼皇化陵夷禍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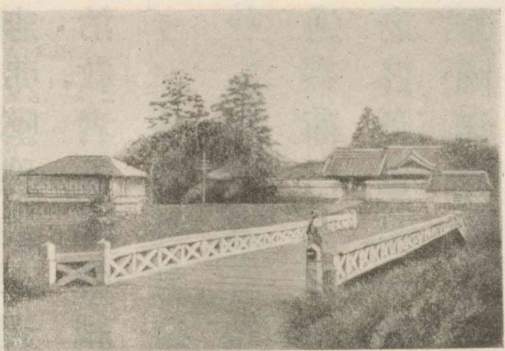
我東照宮撥亂反正尊王文以開太平之基吾祖威

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日本武尊之為人尊神道繕武備義公繼述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教明倫正名

威公 德川賴房也
東土 此指常陸

重人書
日人書
人書

以藩屏於國家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則苟爲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



弘道館圖

發揚先德乎此則館之所以爲設也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

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忠孝无二

建御雷神 日
本書紀作武甕槌神
亮 輔也
原 謂尋其本也

欽 思慕也

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羣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

論道

賴

道一而已矣。道之在天下也。猶日月也。日月者。天下之日月也。非一國所私有也。道亦然。父子君臣夫婦。無國無之。而慈孝忠義。有別不雜。皆存於自然。非有待於人作也。我邦列聖保民如子。不讓堯舜禹湯。其風俗尊君親上。相愛相養。又有過唐虞三代之民。則

皆存於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道。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國學者。專指本居平田一派之學者也。

雖無經籍。其道固具在。特未有名而教之。曰仁曰義者耳。譬若人家。同是一里也。而居之。有舊有新。某巷陌。某井溝。皆有名目。記以帳簿。新者必問於舊者。而知之。舊者曰。是吾巷陌井溝也。可乎。今天下之仁義也。儒者指而私之曰。是漢之道也。有稱國學者。斥而外之曰。是非我之道也。皆非也。道豈有彼此。載之以文。彼較舊於我。彼來而貢之。我取用之。與釀治織縫之工。何異。載籍者。織縫釀治也。而仁義者。蠶也。桑也。麴米銅鐵也。以麴米銅鐵蠶桑。爲自彼來者。儒者之見也。欲廢織縫釀治者。國學者之說也。故曰。皆非也。夫道一也。則學亦一也。寧有所謂國學云者乎。陋哉。

令典法令此指大寶令也。

韓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累官吏部侍郎。在朝鯁直無所忌。憲宗時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卒諡文愈。於六經百家靡不通貫。其文闕深奧。衍尤為後世所宗。其先世居昌黎。故世稱韓昌黎。庸何也。

且夫先王已取而用之。著為令典矣。而敢非議之。是議先王之典者矣。而幸免於誅也。

師說

韓

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

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



韓愈

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

不然也。

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昌黎韓文公廟

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練習〕

式 法也。

- 一、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怠，是謂學則。（管子）
- 二、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禮記）
- 三、善學者，師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同）
- 四、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同）

蕃山求師

鹽谷世弘

正保二年，備前國主池田光政，聘熊澤伯繼。伯繼平安人。先是年十六，釋褐備前，食祿七百石。伯繼體貌

正保 後光明
天皇 年號二年
(二二〇五)

笨音ホン粗雜也。

茹音チウ食也。

稠音チウ被也。

學未優論語子夏曰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餘力也。

澆世季世也

豐肥、自以為肥笨不便武事。雖由稟受亦或安佚所致。從是攻苦茹淡、日夜講武技、閒輒驅逐山野獵獸射禽。宿直日藏木刀稠囊、僚友就寢後獨竊出空庭演擊刺法。如是數年、軀體稍瘦削、為人聰明有大志。光政將大登庸之、而辭以學未優、去遊京師求師。偶聞共投宿者語曰、僕為主翁齋二百金、遠行途跨驛馬、繫金於鞍、而忘收之。投宿始覺、求之無道、將縊死。夜半馬夫來還、僕驚喜、以十六金謝之、不受曰、還遺物耳。何報之有。但冒夜來得二百錢足矣。強之弗聽。曰、吾里有中江先生、平居訓誨吾輩、若受所賜、則為負先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斯人乎。伯繼傾聽良

趨庭謂來受教論語季氏篇。鯉孔子子伯魚趨而過庭。京極高通丹後峰山藩主

驚風亂颯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牆。了介繼書

格正也孟子離婁上篇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久曰、化及賤隸。中江氏之德、可想見。此真吾師也。乃如近江、訪中江原固、辭不見。伯繼曰、弟子固不足教也。然釋官百里趨庭、縱先生竟不教弟子、幸得一望見顏色、吾願足矣。原許見、因請從受業。居數年、學大進。至是、光政因京極高通招焉。原亦薦之。遂再還備前。光政

驚風亂颯芙蓉水
密雨斜侵薛荔牆

書山春澤熊

近江聖人

鹽谷世弘

中江原字惟命。近江人。父吉次隱於農。祖吉長仕加藤貞泰於大洲。取原爲己子。原生有異稟。童卽如成人。年十一始

君鄉

佐藤垣題舊製

見士民敦讓入籍不問識
春長煥月正齊時風光高
標似祥毛逾蒼氣常和慶
德有堂遠愛藤樹苑益寺孤
碩人已矣幾星霜今觀



像樹藤江中

歎曰：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因淚下沾衣。會有僧自京師來，就受論語。後得四書大全。時俗尙武，士人斥讀書者不交。於是晝與諸士習武技，夜則挑燈誦

讀大學，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四書大全
大學
中庸
孟子
論語

四書大全
十七卷
明胡廣
等奉勅撰

深造自得
孟子
子離婁下篇
君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

壚
或作鑪
賣酒之處也
蘊
音ウン
蓄也

愛敬
孝經
曰資於事父以
事母其愛同資
於事父以事君
其敬同故母取
其愛而君取其
敬兼之者父也
皮閣
音キカ
ク棚也

讀刻苦淬厲，有弗通，輒凝思精考。夢寐閒，或如有神示之。卒深造自得。既而吉長死，原歸近江省母，欲伴來。母不欲踰海，如他鄉。原乃獨返大洲，思慕弗已。因請致仕歸養。不許。乃鬻家什償債，棄官而逃。還近江，所攜資銀僅百錢。當壚賣酒，以養母。原行誼淳篤，聰明內蘊。其導子弟，專講孝經，揭愛敬二字，懇懇說示。曰：愛敬是人心自然感通。猶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也。吾人全爲氣習所蔽。然父子兄弟間，猶有時發見。苟認得斯心，以存養，則聖賢氣象，不難窮知也。每引村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服其教。雖商賈亦知廉恥。至旅舍茗肆，有客所遺物，輒必度閣之，以俟焉。竟不收

近江聖人

駭 音ガイ愚鈍也

大成論 一卷醫書元孫允賢著末無也
復之 音ケイ遙也
循循 有次第順序貌
雅 正也
飭 音チヨク戒也
辟召 官徵召也

用看里人供驛受值餘二錢追客還之其人曰汝一何廉也曰非敢廉也吾師之教乃爾鄉人推尊稱為近江聖人學者自遠至受業以其家有古藤號曰藤樹先生初原在大洲與大野某善其子了佐愚駭某慮不能嗣家欲使服賤業了佐心恥之竊就原請學醫原憫之授諸大成論誦讀數十百遍不能記一字及原還近江復來學為著醫筌授之了佐終以醫成家原嘗語諸生曰吾於了佐殆乎竭吾精力矣然非彼勤苦之深吾末如之何已二三子天資復非了佐比苟有志何患不成焉弟子皆循循雅飭隨資成器原聞望既高諸侯辟召前後峻拒不應備前國主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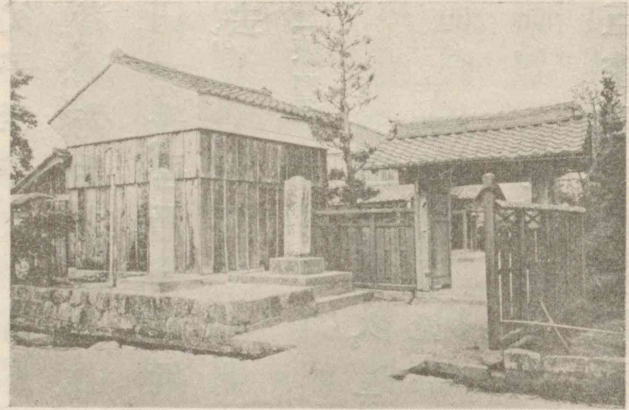
病 音ヘイ疾甚加也
隱 倚也

慶安 後光明天皇年號元年二二〇〇

賻 音フ以財助喪也

耒耜 音ライシ農具鋤也

田光政厚禮聘之原稱老且病令其子弟及門人往



藤樹書院

及疾病屏婦女隱几兀坐召門人曰吾逝矣誰能斯文者言畢而瞑年四十一時慶安元年也池田光政使熊澤伯繼往賻及葬鄰里鄉黨扶老攜幼涕泣送柩如喪父母邑人修其宅為祠堂春秋奉祀弗廢後有一士人弔其墳墓問路農夫農夫舍耒耜趨入舍更服先導跪拜洒掃甚恭士心訝之問曰爾於先

近江聖人

鹿野村

而已
已
已
已

李密字令伯，晉犍爲武陽人。父早亡，母更適人。育於祖母劉氏。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屢下，密上表陳情，詞甚迫切，遂聽終養。險釁猶數奇也。

生有何親故。農夫曰：闔鄉欽仰先生，豈惟吾乎？吾里父子孝慈，夫婦有恩，室無怒罵之聲，而有和煦之色者，職先生之教之由，無一人不戴其恩也。士人動容曰：嗟乎，吾乃今知近江聖人之稱不虛也。乃敬拜而去。

〔練習〕

江西書院聞名久。五十年前訓義方。今日始來絃誦地。古藤影掩舊茅堂。（伊藤長胤藤樹書院）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

零丁失志，貌期功喪，服名。一年喪日，期九。月喪日，大功五。月喪日，小功。疆近，勢強屬。形影相弔，唯。形與影自相弔。問。遠，賈逵也。孝廉秀才，科。榮，顧榮也。洗馬，太子洗。馬也，東宮屬官。逋慢，怠慢也。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焚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情既不忍。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

陳情表

偽朝斥蜀古
本作荒朝
郎署官至尙
書郎
盤桓難進貌
奄奄將絕纔
存也

二州梁州益
州也
牧伯刺史也

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自以孝治天下。至此言不就職之故。以起下文。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此言不能相離之故。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此以年壽較之。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願劉

結草報恩也

白居易字樂
天唐太原人
元和
和進士官至刑
部尙書晚年放
意詩酒號香山
居士所為詩深
厚麗密而平易
近人老嫗都解
士人爭傳之

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慈烏夜啼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
夜夜夜半啼。聞者為沾襟。
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
百鳥豈無母。使爾悲不任。
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
哀哉若此輩。鳥中之曾參。
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
鳥中之曾參。

白居易

李觀字泰伯宋南城人俊辯能文學茂才異等嘉祐中歷太學說書卒學者稱江先生
 皇帝謂仁宗屈盡也二十有三年慶曆四年袁州州名在江西今江西尼止也三十有二年皇祐五年范陽縣名在今直隸省順天府無擇字擇之通判州郡屬官次郡守潁川郡名在今河南省治州郡所駐

袁州學記

李

觀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追記前此制詔得立言之體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闊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點田立學二人姓名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黜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已上記立學之始末舍采且有日盱江李觀諭于衆

黜音イウ微青黑色也聖音惡色土也生師生徒與教師也舍采音セキサイ舍茶禮先師也盱江音クカウ地名四代虞夏商周六國韓魏趙齊燕楚世祖後漢光武帝草茅猶言草野危言危高之義猶曰直言庠序學校也譚談同微求也

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此學之廢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修一句結有筆力今代遭聖神收入本朝爾袁得賢君收入袁州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謝疊山云此等文章關涉世教萬世不磨滅也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收入制詔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

謝疊山名枋

謝疊山評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善誦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燄超然不羣。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水心有云：爲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謝疊山評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善誦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燄超然不羣。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水心有云：爲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孟子荀卿列傳

史記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謝疊山名枋，字君直，宋弋陽人。德祐初，元兵寇江東，枋得知信州，逆戰，矢盡，兵敗，變姓名入山中。元初，求人才，迫之北行。至元都，慟哭，不食，死。世稱疊山先生。

世記
列傳

孟軻字子輿，子思子。孔子之孫。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



廟聖亞

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荀卿列傳

合從連衡
後世
衡連
六國之權運
秦之權運
六國之權運
秦之權運
萬章 孟子弟

孟軻 字子輿
子思 孔子之孫
子思 孔子之孫

荀卿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
 襄王名法章
 滑王子三為祭酒
 荀卿前後三度處卿大夫之位而皆為其所尊
 春申君姓黃名歇封為春申君
 蘭陵縣名在今山東省
 機祥吉凶外見者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廢因家蘭陵季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練習〕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水為之而寒於水。(荀子)

梁惠王魏侯僭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
 叟長老之稱

征取也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營稱王也
 道言也

孟子抄一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篇)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

孟子荀卿列傳 孟子抄

以已也。

胡齧音コ齊臣也。

鐘音コ新鑄鐘

成而殺牲取血

以塗其罋隙也

穀音コ棘音コ恐懼貌

愛音コ猶吝也

異音コ怪也

隱音コ痛也

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繫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穀。棘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繫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穀，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

詩音コ小雅巧言之篇
 付度音ソン
 タク推量也
 戚戚音ソ心動貌
 復音ソ白也
 鈞音ソ三十斤當
 約我二貫

「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折枝趙岐註曰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今從朱註

詩大雅思齊之篇刑示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

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以足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

辟與闢同開廣也菴音り臨也若若此也

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蓋 || 與盍通。

商賈 ||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愬 || 與訴同。

悟 || 與昏同。

產 || 生業也。

辟 || 與僻同。

罔 || 網也。而 || 之也。

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昏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輕 || 猶易也。

瞻 || 音ゼン。足也。

公孫丑 || 孟子弟子。齊人也。許 || 猶期也。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篇〕
○公孫丑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

倒懸 猶困苦

蘇軾 字子瞻 眉山人 蘇洵之長子 英宗時直史館 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 貶黃州 築室東坡 號東坡居士 哲宗時累官翰林學士 兵部尚書 卒諡文忠 軾工文章 縱橫奔放 雄視百世 詩飄逸不群 書畫亦有名 曷與蓋通 何不也 稅音ヒ不成 粟也 訓シヒナ

乘之國行仁政 民之悅之 猶解倒懸也 故事 半古之人 功必倍之 惟此時為然 (公孫丑上篇)

稼說送張琥

蘇軾

軾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 其田美而多 其食足而有餘 其田美而多 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 其食足而有餘 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 故富人之稼常美 少稅而多實 久藏而不腐 今吾十口之家 而共百畝之田 寸寸而取之 日夜以望之 鋤耰銍艾 相尋於上者 如魚鱗而地力竭矣 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 此豈能復有美稼哉 高梅亭云 首段從喻形起 一是有養之喻 一是無養

鋤 與鉏同 擾 音イウ 摩 田器 銍 音チツ 穫 禾短鎌也 艾 音カイ 刈 同 芟刈也 閔 閔 憂念貌



蘇東坡像

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高梅亭云 中段入正意 主意在務學 信于久屈之中 四句 津津有味 精神在久至既持四字

吾少也 有志於學 不幸而早得 與吾子同年 吾子之得 亦不可謂不早也 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 而衆且妄推之矣 嗚呼 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 博觀而約

蘇轍 字子由

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吾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高梅亭云：末段進勉學之旨，即孟子左右逢原之意也。博觀一語，通篇結穴。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柳宗元 字子厚。唐河東人。少精敏絕倫。文章卓偉。累官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爲文益進。其詳備墓誌銘。橐駝 駝也。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敘名所由。駝聞之曰云云，乃借此爲波瀾也。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

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此一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句妙。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得此一句，不平。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

而汝也

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學莊子庖丁解牛一段結法。

〔練習〕

賣花翁

住在洛城東

竹扉半破鬢如蓬

自少栽花到七十

培養別傳一家法

栽花雖巧拙謀生

未免街頭喚且行

日暮還家自歎息

滿擔不抵一壘直

抵當也

辛苦自栽不自觀。徒使他人醉春色。嗟呼世事無不然。不須獨為此翁憐。蠶婦無衣匠家漏。經國人老草野閒。

〔阪井華賣花翁〕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薛存義，令永陵，其去州之零陵，其去也，子厚序而送之。崇，充也。滸，水涯也。什一，謂稅十取一也。即田地收入十分之一。直，音直。同值。報酬也。向使，若也。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怒而黜罰之矣。以今

零陵湖南縣名。在
湖南永州。確也。
的明也。確也。
考績幽明。書
經舜典。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
明。註考校實也。
三考九載也。九
載則人之賢否
事之得失可見
於是。陟其明而
黜其幽也。

廖同。廖辱也。
廖人罪餘之人也。
是州永州也。
隙同。隙間也。
施徐行貌。

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蛋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之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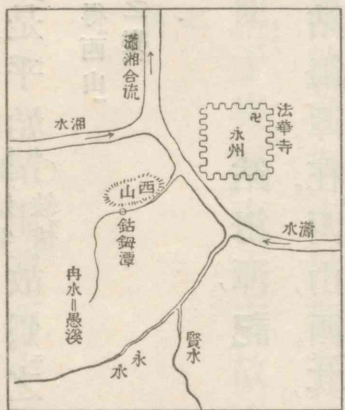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迥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法華寺名

茂音。拜草。
葉盛貌。

培塿音。小阜也。
瀨顯。天上
之氣也。

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以上一段。叙行游以忘憂。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



永州地圖

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

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點始字。故爲之文以志之。是歲元和四年也。以上二段。記始

鈞鐻潭記

柳宗元

鈞鐻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以上一段。記潭勢。其上有居者，以予

鈞鐻，卽敷衣器。潭以形似得名。顛委，卽本末也。

款，卽叩也。

於，卽猶於是也。迴，卽寥遠也。夷，卽凡距中土之遠者謂之夷也。

賴山陽曰：鈞鐻潭，卽逸西小丘。明麗，卽二記各有別趣。

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而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以上二段。敘買田之事，與樂鈞鐻潭之情。

鈞鐻潭西小丘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鐻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點丘字。生竹樹。含下嘉木美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

嶽然 山險貌

售 音シウ 賣也 又買也

剗刈 音サン カイ 除去也

濫 音エイ 水回也 釋大典曰 四謀字 下得妙

狀者殆不可數。含下 奇石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

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單承石 之奇狀

描寫 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點小字。○以上一段。敘小丘之景。

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正四百

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

外。敘買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

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敘開由其中以望則山之

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獻

伎以效茲丘之下。敘玩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

謀濔濔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

者與心謀。敘玩賞中 生出靜機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此句應起八日又得字

灃鎬 水名 鄂杜 地名 四者借以稱長安也 山陽曰結處感 槍欲絕柳文結 法莫妙於此 賈 價也

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以上二段 敘事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以上三段 感慨不盡

柳子厚墓誌銘

韓

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

踴厲風發謂議論層出不窮其勢如風之聯續而至也

刺史邵州刺史也
汎濫謂博言深
停蓄言深

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踴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

子本相伴一本錢一千，利子一千也
悉一作皆

衡湘衡山湘水

大人謂母
白上者中丞
裴度爲禹錫請

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爲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

詡詡 音ク。呈
媚貌。

宜 洵也。

顧藉 猶顧惜也。
坐廢 退 子厚
黨附 王任 王叔
文得 罪 貶 永州
司馬 窮裔 謂邊境
子厚 終 柳州 刺史

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



柳宗元 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

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

臺省 唐時尙
書省 稱中臺門
下省 稱東臺中
書省 稱西臺皆
在禁省故總稱
曰臺省。

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

經紀ハ猶ガ曰ハ經
營ハ室ハ墓穴也
儲同人云昌黎
墓誌第一亦古
今墓誌第一以
韓誌柳如太史
公傳李將軍爲
之不遺餘力矣

伯夷ハ孤竹君
之子

鄉人ハ鄉里之
常人也
塗ハ泥也

伊尹ハ殷湯王
之相也

弟廬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
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
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孟子抄二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
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
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聽
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

內ハ納也
柳下惠ハ魯大
夫也姓展名禽
居柳下諡惠
遺佚ハ不被用
也
阮窮ハ同困厄
袒裼ハ音タン
七ハ音タ
裸程ハ音ラテ
イハ音ラテ
鄙ハ狹陋也
敦ハ厚也
接ハ猶承也
浙ハ音セキ
米水也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
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
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
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阮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
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
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
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
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
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

金鐘屬
聲宣也
玉磬也
振收也

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萬章下篇）

伯夷頌

韓

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以上第一段說豪傑特色，應第三段聖人。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

微子名啓，殷末三仁之一。
周公名旦，佐武王輔成王，以安定周室。

聖人指武王
周公

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以上第二段說伯夷特色，一層深于一層。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以上第三段說伯夷信道自知之篤。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

微無也。

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以上第四段餘波言伯夷雖違聖人維持名教。

雜說

韓

愈

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之星名伯樂在天厩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號之曰伯樂養馬食音也。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此二句提綱。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有名馬而無伯樂喻有賢臣而無明主。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不得養馬之道喻不禮養賢臣。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

也通耶。

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也。不知名馬喻不知賢臣以不了語作結特妙。

練習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也。(韓非子)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

冀北翼州之北產馬之處

石生名洪
溫生名造
大夫烏公
史大夫烏重胤

居守河南尹
東都留守鄭餘慶
二縣河南洛陽

考成也

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

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論語抄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里仁）

○子張問：「士如何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顏淵）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

錯置也。錯諸枉之三字，但徠讀爲錯諸枉，今從朱註。

果必行也。硜硜音力。カウ。小石堅確之貌。喻淺見而固執也。小人謂其識量之淺狹。噫，心不平聲。斗，管音ト。サウ。斗，量名。容十升。管，竹器。容一斗。二升。斗，管人言鄙細。切切，懇到也。惇惇，詳勉也。怡怡，和悅也。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路）

○子路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惇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子路）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憲問）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其人 顏回曾
參 閔 損 冉 耕 之
徒也
其語 蓋古語
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季氏)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季氏)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

軾

范文正公 名仲淹字希文 宋吳縣人 仁宗時與韓琦李迪同拒西夏爲朝廷所倚重 召拜樞密副使 進參知政事 卒諡文正 慶曆三年(一〇三三年) 石守道 名介 時爲國子直講 十一人 承相 章得象 晏殊 參知政事 賈昌朝 樞密使 杜衍 副使 富弼 范仲淹 韓琦 諫官 歐陽修 余靖 蔡襄 王素也 嘉祐二年(一〇七一年) 仁宗年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

許今河南省許縣
 純祐(字大成)
 純仁(字堯夫)
 純禮(字彝叟)
 純粹(字德孺)
 徐今江蘇省銅山縣

以思也

挂掛本字也

疇昔猶言平昔疇發語辭

三秦謂秦降將司馬欣董翳章郡也

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以上第一段自平生景慕說起到敘文集之喜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

酬當也

嘗試試也

太夫人憂憂喪也天聖四年一六六丁母憂六年上萬言書

宰相指晏殊



范仲淹像

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以上段列舉古賢功業前定者為後段引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

此字指仁義禮樂等。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見禮記禮器篇。一本文末有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九字。

岳陽樓在岳州巴陵郡城西門樓下。敵洞庭為絕景之處。滕子京名宗諒，范文正公同年進士。

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以上第三段。敘公功業文章，皆發于其德，結全篇。

〔練習〕

古之賢者，不得志於當時，著書自樂，且遺之於後。於一世則為不幸，而其人則無不幸。古今此類不少。（言志叢錄）

Handwritten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commentary or practice text.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

湯湯音沙，前人之述指所刻詩賦。巫峽在湖北省巴東永安縣。瀟湘二水名，在湖南。遷客左遷人，騷人謂逢憂人。又謂詩人也。檝，正字。

芷，香草也。郁郁，盛貌。

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言其景之常，下文景之變。景之佳，皆自此生出。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此句為下文張本。若夫霏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立一柱。此一段。狀陰雨景象。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



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柱樓之變態萬狀而人情所感不過二端。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情之感。不過上面出處。只是一致。憂樂不居。廟堂之高。則在己。則在物。故一致耳。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邪。憂樂側逼。以起先後字。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斯人即先憂後樂之人。

杜甫字子美。唐襄陽人。杜審言之孫。居杜陵。玄宗時。以獻賦。得待制。集賢院。肅宗時。為右拾遺。後為工部員外郎。甫博極群書。善為詩歌。渾渾洋洋。千態萬狀。元稹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人稱老杜。以別杜牧。一字。短信也。關山北。謂京畿地方。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結句有力。勢重萬鈞。

〔練習〕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宋史)

上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老病有孤舟。

孟浩然 唐襄陽人。少好節義。隱鹿門山。四十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服。開元二十八年卒。

臨洞庭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練習〕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董仲舒)

孟子抄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死者。何不用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死者。何不用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

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告子上篇)

牛山_二在齊都臨淄南_一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

有_二又也_一

其且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告子上篇)

留侯_二張良也_一

留侯論

蘇

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第一小段。正論。論豪傑之士。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第二小段。反論。論匹夫之勇。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

賁育賁育孟賁夏育古勇者也。

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第三小段。正論論大勇。○以上第一大段。論豪傑之士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忍字是全篇眼目。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第一小段。說老人警戒之意。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第二小段。說子房初不能忍。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伊尹伊尹為阿衡相湯伐桀。荆軻荆軻刺秦始皇。聶政聶政刺韓相俠累。所為所為所以也。鮮腆鮮腆不厚也。謂缺禮。

勸勸倦倦同。

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第三小段。說老人教子房以能忍。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第四小段。引典故為客。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

淮陰 謂韓信

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第五小段再說老人意。以上第二大段。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第一小段言高祖之忍。子房教之。 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第二小段言子房救高祖之不能忍。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第三小段引太史公語。翻案為結段。說子房教高祖以能忍。是餘論一結大振。

下邳 縣名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
 滄海 滄海君也

徐泗水 泗水出山東地泗水出山東泗水縣西南過江蘇徐州又東南過邳州入淮水
 鴻門 在今陝西省西安府臨潼縣東
 楚軍 指項羽軍
 新安城 在今河南省滎池縣東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 白
 子房未虎嘯 破產不為家 滄海得壯士
 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 天地皆震動
 潛匿遊下邳 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
 懷古欽英風 唯見碧水流 曾無黃石公
 嘆息此人去 蕭條徐泗空

鴻門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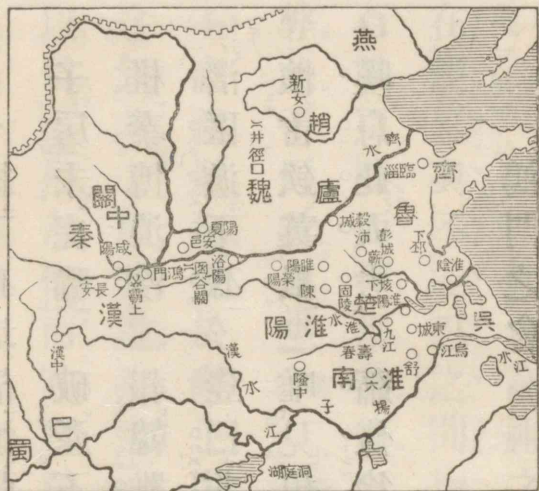
史記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

留侯論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鴻門之會

七

項羽名籍時年二十七。沛公漢高祖劉邦也。時年四十二。當陽君黥布。戲水在陝西省。臨潼縣東。霸上在今陝西省長安縣東。子嬰秦王名。新豐縣名在陝西省臨潼縣東北。



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

左尹，楚官名。季父，季叔父也。

從俱死，從字，或謂徒字之誤。

鯁生，音ソウ。セイ，謂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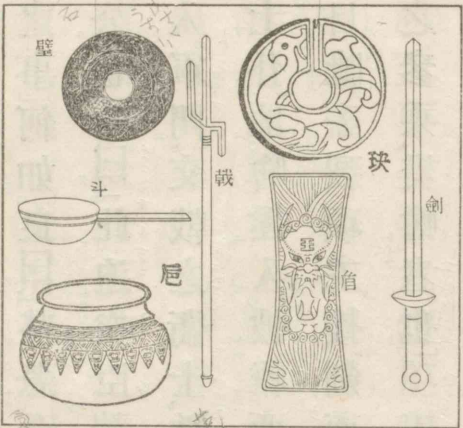
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

卮酒卮音シ卮酒器也。
爲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
疆之壽。
籍謂簿籍而記錄之。
將軍指項羽時項羽爲諸侯
上將軍。
倍背也謂違
反也。
蚤同早

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見將軍，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

今者者語助辭。
郤音ゲキ同隙。

亞父亞次也尊敬之次也。
目以目通意也。
玦如璧而有缺增舉以示羽。
蓋促其決斷也項莊項羽從弟不者不然則



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座，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

同命猶言與之同生死也
撞突也

踞坐者半起而爲跪形也

彘音テイ豕也

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
「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
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
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
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
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
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顧目視項王頭髮上指
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踞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
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
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
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

如不能舉如恐不能舉之略如恐不勝如恐不能勝之略

故彼也

細說小人之言也

都尉官名陳平此時事項羽

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
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
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
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
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
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
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
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
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
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

鄠山在陝西 省臨潼縣東南
芷陽在陝西 省長安縣東
栢杓音ハイ シヤク栢同杯
杓酌酒器不勝
栢杓猶言不能
多飲也
大將軍指范 增

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
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
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
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
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
人持劍盾步走從鄠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
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
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栢杓
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
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
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

唉アア 歎恨
發聲之辭
豎子指項莊

天歷數猶言 天命曰天子位
書經大禹謨天
歷數在爾躬
謀臣指范增
屠兒指樊噲
噲少時業屠狗
秋山儀號玉
山熊本人寶曆
十三年西三卒
彭城今江蘇
省徐州府

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
「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
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練習】

鴻門高 高且雄。天歷數指顧中。謀臣不語目屢動。
劍舞雙雙鬪白虹。屠兒一入四座傾。卮酒斃肩腥風生。
君不見俎上肉飛生翼。卻望天際成五色。(秋山儀鴻門高)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閒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卿子冠軍義帝以宋義為上將軍號卿子冠軍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畔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擢為上將齊使者高陵君顯言於楚王宋義知兵乃召宋義與計事大悅之因為上將軍

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知，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

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垓下之戰

史記

垓下 楚地名 在安徽省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漢五年 我孝元天皇十三年 陽夏 河南省 固陵 在河南省 淮寧縣西北 傳 音至也

漢五年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

省定 命定 命同 命同

六 地名以舒之兵屠翦六地併舉九江兵來會也 楚歌 楚人之歌 離 音斯 蒼白雜毛曰離蓋以色名

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垓下之戰

關二音ケツ一謂二歌一曲終也一美人之和二其詩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一

陰陵二在安徽省定遠縣西北給二音タイ欺也一東城二縣名在安徽省定遠縣東南

決戰二一本作快戰一

雖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

披靡二猶草靡風也一

赤泉侯二楊喜也。然喜此時未為侯。蓋追稱之。

烏江二揚子江津名。在安徽省和縣東北四十里。

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

核下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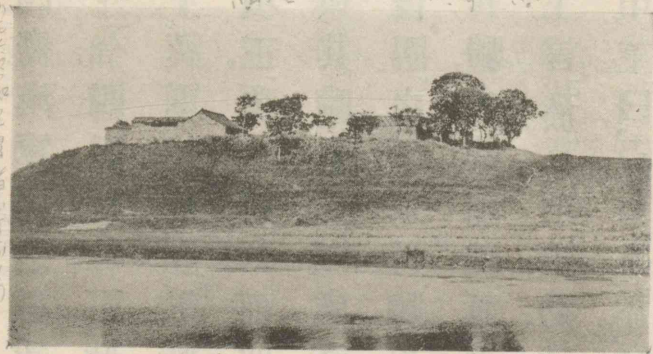
允

巖フヘテ謂フ整ク船ク著ル
岸也又作巖巖
江東即長江以
東實即江南

司馬軍官名
蓋將軍之佐也

日
月
年
月
日

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
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
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
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
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
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



廟江烏

漢文精華卷四

星師

義也

義也
義也

面備同背也
以故人故難正
視也
德施恩惠也
項王以始皇
十五年生漢五
年十二月死時
年三十一
視示也
穀城山名在
山東省東阿縣
杜牧字牧之
唐萬年人杜佑
孫也官中書舍
人其詩風骨遒
上文尤縱橫奧
衍多切經世之
務著有樊川集
世稱小杜以別
杜甫
兵家一作由
來一作由
不可期一作來

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
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
下漢王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
視魯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
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
去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不可期
江東子弟多才俊

杜

包羞忍恥是男兒
捲土重來未可知

核下之戰 題烏江亭

事不期
才俊一作家

虞美人草
會輩字子固
宋南豐人嘉祐
進士擢中書舍
人深於經術工
文章所著曰元
豐類稿

虞美人草

鴻門玉斗紛如雪

咸陽宮殿三月紅

剛強必死仁義王

英雄本學萬人敵

三軍散盡旌旗倒

香魂夜逐劍光飛

芳心寂寞寄寒枝

哀怨徘徊愁不語

滔滔逝水流今古

當年遺事久成空

會輩

十萬降兵夜流血

霸業已隨煙燼滅

陰陵失道非天亡

何用屑屑悲紅粧

玉帳佳人座中老

青血化為原上草

舊曲聞來似斂眉

恰如初聽楚歌時

漢楚興亡兩丘土

慷慨樽前為誰舞



虞美人草

虞美人草 會輩 鴻門玉斗紛如雪 咸陽宮殿三月紅 剛強必死仁義王 英雄本學萬人敵 三軍散盡旌旗倒 香魂夜逐劍光飛 芳心寂寞寄寒枝 哀怨徘徊愁不語 滔滔逝水流今古 當年遺事久成空 十萬降兵夜流血 霸業已隨煙燼滅 陰陵失道非天亡 何用屑屑悲紅粧 玉帳佳人座中老 青血化為原上草 舊曲聞來似斂眉 恰如初聽楚歌時 漢楚興亡兩丘土 慷慨樽前為誰舞

李華 字遐叔 唐趙州贊皇人 中博學宏詞科 累官至吏部員外郎卒大曆初 年其文辭綿麗 少宏傑氣時謂 不及蕭穎士 縈帶 水流長 繞貌 糾紛 山勢錯 雜貌 暴露 音ボク 口曬也 膈臆 音ヒヨク オク胸中悶 鬱 耗敦 音カウ 卜疲弊也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

見人舉目惟 有山水耳。 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

鳥飛不下，獸挺亡羣。同但其開景色荒涼，寒苦無比。 亭長告

余曰：此古戰場也。借亭長之言出題。 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

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 傷心哉三字一接卻以秦漢連問，即緊問近代妙。

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

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

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

膈臆意不泄也。此段言秦漢之前，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

敦，無世無之。總言秦漢以後，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

期門 軍門也

組練 漆甲作組文。練袍也。

之貌 踟躕 行不進之貌。

繪 繪 細帛。繪 繪 細帛。繪 繪 細帛。

憑陵 肅殺之氣盛也。

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此段言所以。鳴呼噫嘻。胡可。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

便。邊事所以。主將驕敵。驕敵便是主將之。期門受戰。野豎旌

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董份曰。眞善。利鏃穿

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

電。此寫初戰。未覆時。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

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繪續無溫。墮指裂膚。當此

苦寒。此言天時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此言

當。徑截輜重。橫攻士卒。二句言剪。都尉新降。將軍復沒。

二句言被。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

爲枯骨。可勝言哉。此言戰敗。然且言其大概。鼓衰兮力盡。矢

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此句

三句來。言對面接戰之時。既無。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

沙礫。此重寫三軍。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

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霧。日光寒兮草短。

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邪。此寫三軍既覆之後。

失。因敘其民生家室之情。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

及悲傷之意。令惻惻然。千里遁逃。匈奴之得。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

其在多乎。此言漢。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

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此言

得。承上。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此言

文。教來。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此言漢

獫狁 北狄之稱

牧 趙將李牧

苦 牙也

也 沈沈 天無色

承上

惻惻 憂思貌

凶年 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
 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
 存○其○沒○家○莫○聞○知○家字包父母兄弟夫婦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惻○
 惻○心○目○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以不知其死所惟遙望而布奠天○
 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
 其○流○離○鬼無所歸則為厲不但死者可傷而存者亦可慮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
 如○斯○總結秦漢近代為○之○奈○何○守○在○四○夷○此一句無限意言當守不當戰也

新豐折臂翁戒邊功也 白居易

新豐老翁八十八
 頭鬢眉鬚皆似雪
 玄孫扶向店前行
 左臂憑肩右臂折

來 以來也

梨園 唐明皇
 選坐部伎子弟
 三百教於梨園
 號皇帝梨園弟
 子居宜春北院
 後世稱優伶為
 梨園弟子本此

爺孃 溫公書
 儀曰古稱父為
 阿耶母為娘子
 孃同娘

問翁臂折來幾年 兼問致折何因緣
 翁云貫屬新豐縣 生逢聖代無征戰
 慣聽梨園歌管聲 不識旗槍與弓箭
 無何天寶大徵兵 戶有三丁點一丁
 點得驅將何處去 五月萬里雲南行
 聞道雲南有瀘水 椒花落時瘴煙起
 大軍徒涉水如湯 未過十人二三死
 邨南邨北哭聲哀 兒別爺孃夫別妻
 皆云前後征蠻者 千萬人行無一回
 是時翁年二十四 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 偷將大石槌折臂

縣官天子也不敢顯斥天子

青海地名時有事于吐蕃煩冤猶煩悶啾啾鬼哭聲

曹松字夢徵唐舒州人昭宗光化中以年七十餘及第進士善詩

長者雖有問

役夫散伸恨

且如今年冬

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

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

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

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

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

天陰雨溼聲啾啾

已亥歲

曹松

澤國江山入戰圖

生民何計樂樵蘇

憑君莫話封侯事

一將功成萬骨枯

黃州在湖北蘇轍字子由號穎濱蘇軾弟也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卒諡文定文章高雅平正中有奇氣與兄軾齊名西陵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東湘沅二水名漢水一名沔赤壁湖北黃州府黃岡縣赤鼻磯齊安黃岡縣西北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

黃州快哉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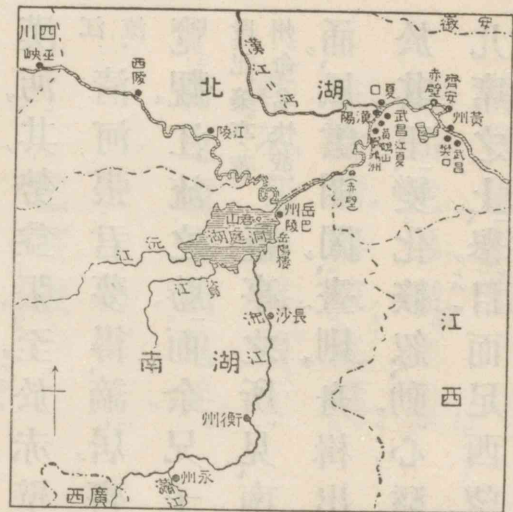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築亭命名以上第一大段記築亭黃州命名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山水之快至於長州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

周瑜孫權將
破操於赤壁
陸遜亦權將
破劉備於夷陵
馳騫晉子
馳驅也

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舊蹟之快。○以上第二段。記快哉之景。



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

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

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引故事論憂樂由遭遇。

蓬戶甕牖
蓬戶以敗甕
口為甕，貧賤者
所居之家也。
挹取也。

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適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為快哉也哉。

自前段其不自得句，出來。○以上第四大段。論夢得不以適為患，能承快哉之樂。

漁翁

柳宗元

漁翁夜傍西巖宿
煙消日出不見人
回看天際下中流

曉汲清湘燃楚竹
欸乃一聲山水綠
巖上無心雲相逐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枻，擊空明兮泝流光。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枻，擊空明兮泝流光。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

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枻，擊空明兮泝流光。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



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

前赤壁賦

周郎周瑜字公瑾吳人呼爲周郎 破荊州劉琮也 下江陵曹操 自江陵下至赤壁 醜酒酌酒也 蜉蝣小蟲朝生暮死自喻生於天地者甚微

郎者乎此一段設爲客之言以發明己之意 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 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槩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有感慨此一段借曹公發端其傷心卻在下一段 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輕舟舉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未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流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後方頂之范然浩乎也 蘇

前赤壁賦 (筆坡東)

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此句說水 盈虛者如彼

蓋將若也

核豆實也 枕藉音チンシヤ相重臥貌

而卒莫消長也此句說月 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此一段全學莊子情思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前清風徐來一月出東山之句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兩段悲樂兩收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



後赤壁 (筆業廣崎寺)

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四句形容景物。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穀。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

會經也
巖巖高峻
貌
蒙茸草木聚
茂貌
虎豹石類虎
豹者
虬龍古木類
虬龍者

鷓鴣音コツ鷹
屬
馮夷河伯也

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狀景寫情。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忽發感慨。字字若畫。予乃攝衣而上。履巖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

者。夜飛鳴。而過於者。非子也耶。道。顧笑予。亦驚。俛戶視之。不見其處。

元豐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蘇軾

後赤壁賦 (筆坡東)

栖鷓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艸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

蹠躡 〓 旅行貌

俛 〓 音フ。低首也。

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蹠躡。過臨臯之
 下。揖予而言曰。夢中。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
 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
 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借鶴與道士。客。開戶視之。
 不見其處。
寫曠達胸次。

〔練習〕

一。茅鹿門評。予嘗謂東坡文章僊也。讀此二賦。令人有遺世之想。
 二。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以有蘇
 子文章耶。夫文章非有金石之堅也。非有山嶽之重也。發諸
 心。形諸言。著諸篇翰。爾矣。而金石可泐。山嶽可崩。惟文章赫
 赫然。照映于宇宙之間。月爲之加明。風爲之加清。江山爲之

不律 〓 筆也。

袁枚 〓 字子才。
 清錢塘人。號簡
 齋。乾隆進士。跌
 宕不羈。築隨園
 於江寧城西。吟
 詠著作爲樂。卒
 年八十二。

加高壯。所謂不朽之盛事者。非歟。彼周郎竭智力。以精兵三
 萬。破曹瞞數十萬之衆。可謂千古奇功矣。而蘇子乃提三寸
 不律。詠風月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百世之下。讀其文。想見其
 人。吟諷贊嘆之不已。而善畫者。又摸寫之以傳。則蘇子三寸
 不律之功。反出于周郎精兵三萬之上矣。文章之盛如此。況
 聖賢君子。道德之懿。照映于宇宙者哉。
（安積信題赤壁圖後）

赤壁

袁枚

一面東風百萬軍。當年此處定三分。
 漢家火德終燒賊。池上蛟龍竟得雲。
 江水自流秋渺渺。漁燈猶照荻紛紛。
 我來不共吹簫客。烏鵲寒聲靜夜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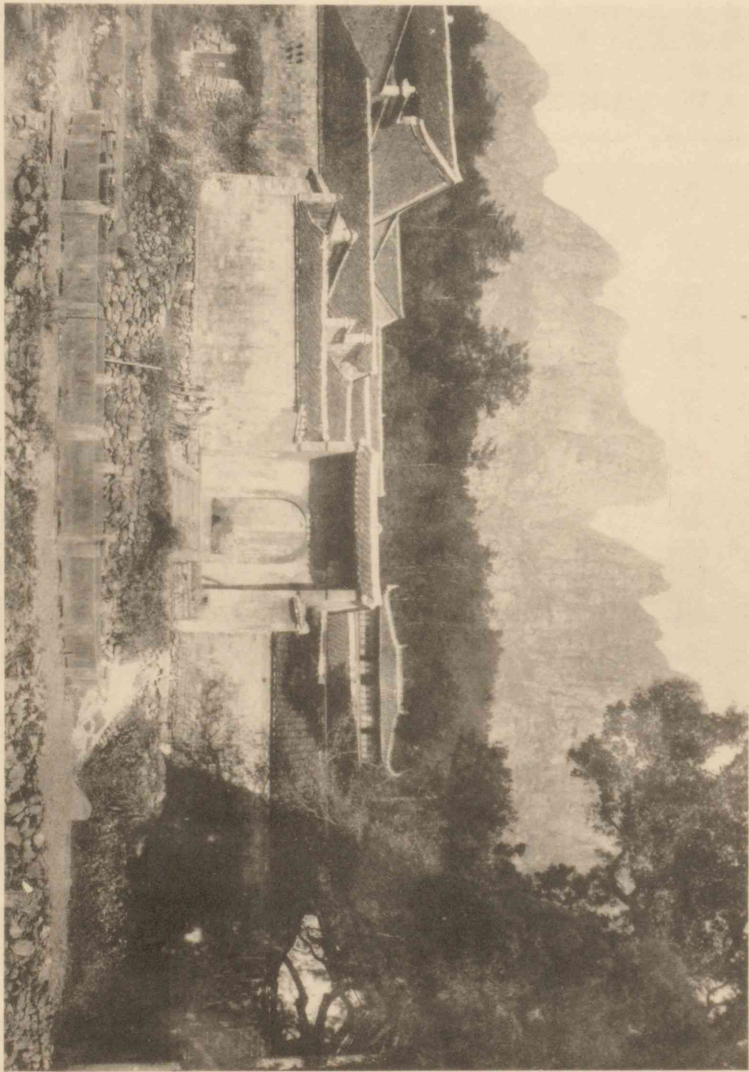
李氏名常字公擇皇祐進士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萬卷於室名曰李氏山房
 六材土金石木獸草是也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
 柱下史周藏書室之史也
 韓宣子晉大夫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聘魯季札吳王壽夢子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魯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

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以上第一段言書有所得賴襄曰惟書乎三字收上生下。一字千金。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



舍留之下峰老五

左史倚相左史官名倚相人名事見左傳昭公十二年
 賴襄曰引三典尤切於書妙在簡捷是用典之法也
 三墳五典故事成語考三墳五典乃三皇五帝之書八索九邱是八澤九邱之誌
 恐不及論語泰伯篇子曰學如不_レ及猶恐
 倍失之_レ倍徒音_レ倍二倍徒_レ五
 廬山在江西省九江縣南五老峯其最高峯

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徒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以上第二段言古今書之多少與古人能學後人不能學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

來者ハ猶ハ曰ハ後人。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賦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賦

莫魯直云
士大夫三日
不讀書
別義理
不交於
胸中
對鏡覺
面目可
憎向人
亦語言
無味
賦

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以上第三段。入本題。來者之求、不負仁者之心。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

而公擇求余文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以上第四段。言自己感想、以結全文。賴襄曰、此段一篇餘波、而風韻姿致全在於此。

〔練習〕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於人。東漢蔡倫始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後漢書）魏董遇性質訥、好學、常挾持經書、授閒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三國志）

蔡倫ハ字敬仲、有才學。安帝時、後漢書ハ一百二十卷、南北朝人范曄撰。

三國志ハ六十五卷、晉陳壽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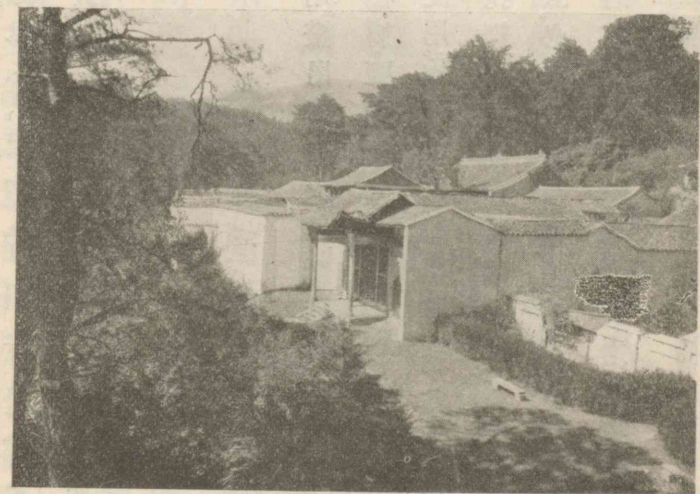
父子有親云云
見孟子滕文
公上篇

白鹿洞書院揭示

朱熹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
契爲司徒。敬敷五教。
卽此是也。學者學此
而已。而其所以學之
之序。亦有五焉。其別
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



白鹿洞

博學之云云
見中庸第二十
章

言忠信行篤敬
論語衛靈公
篇語
懲忿窒慾
易
家傳君子以懲
忿窒慾
遷善改過
易
家傳君子以見
善則遷有過則
改
正其義云云
見漢董仲舒賢
良對策
已所不欲云云
見論語衛靈
公篇
行有不得云云
見孟子離婁
上篇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
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
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瀧岡 在吉州
 吉水縣沙溪今
 屬江西吉安府
 歐陽修 字永
 叔 宋廬陵人舉
 進士甲科累官
 參知政事與王
 安石不合以太
 子少師致仕修
 博極群書得昌
 黎遺稿苦心探
 索遂以文章冠
 天下晚號六一
 居士卒諡文忠
 所撰有新唐書
 五代史記
 崇公 名觀
 阡 墓道也
 姑 婦稱夫之
 母曰姑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第一大段有待二字一篇眼目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敘太夫人之有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必將有後即有待也後段綱領吾之始歸也汝

御進也

脩啓脩以衰病
 餘生蒙上恩寬
 假哀其懇至俾
 遂歸老自杜門
 里巷與世日疎
 惟竊自念幸得
 早從當世賢者
 之遊其於欽嚮
 德義未始少忘
 於心耳

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

脩啓脩以衰病餘生蒙上恩寬假哀其懇至俾遂歸老自杜門里巷與世日疎惟竊自念幸得早從當世賢者之遊其於欽嚮德義未始少忘於心耳

歐陽修尺牘

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能養條目即孝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

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

術者占術者。歲行占術者。運行也。修之父觀大。中祥符三年六。吉庚戌卒。

志之志同誌。識也。咸平三年二。天。六。真宗年號。

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有後條目即仁。汝其勉之。夫養不能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仁孝雙收

○以上第二大段傳述太夫人語千歲如見。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

道州在湖南。省永州府。
泗州在安徽。省。
綿州在四川。省。
泰州在江蘇。揚州府。
夷陵在湖北。省宜昌縣。

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先公履歷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敘先母履歷及其賢節。以上第三大段。竝敘父母自有詳略。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

二府中書省
樞密院也。
嘉祐仁宗年
號。
寵錫猶恩賜。

今上神宗。

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已顯榮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殺三世褒贈。以上第四大段是歐陽公有待之時而太夫人有後之言果驗。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

三朝仁宗英宗神宗也。

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

收第一大段。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竝揭於阡

結有。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明有待之事實歸功祖考。以上第五大段結末長句甚有力。

熙寧三年(七三〇)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第六大段備書己官銜。○顯榮之碑不可缺之。

歸去來辭

陶

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



(筆晁文谷) 圖來去歸明淵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
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
載奔僮僕懽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

熹微、光未盛也。

窈窕、深遠貌

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
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
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心以出岫
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
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
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
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
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
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
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

歸去來辭

一三

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練習〕

陶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嘗爲彭澤令八
日郡督郵至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
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徵不
就自以先世爲晉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世號靖節
先生十八史略

彭澤縣名晉時故城在今江西省湖口縣東三十里五斗米縣令之俸日米五斗也一斗當我約一升五柳先生陶潛別號也

歸田園居

陶潛

少無適俗韻

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

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

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

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

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

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

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

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

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裏

復得返自然

曖曖 不分明貌

親 當作新

辭 當作

大學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
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
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格ニ至ル也。

家ヲ欲ス齊シ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謙ニ讀シ爲シ慊ト慊ト快也、足也、閑居ニ獨處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

胖ニ寬也。

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中庸抄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素ニ猶見在也。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文天祥忠烈

宋史紀事本末

天祥字宋瑞
又字履善吉州
廬陵人。

宋史紀事本末
二十六卷明
陳邦瞻撰
張弘範字仲
疇爲元都元帥
崖山屬廣東
省新會縣
張世傑宋忠
臣崖山之敗赴
水而死
零丁洋詩辛
苦遭逢起一經
干戈落落四周
星山河破碎水
漂絮身世浮沈
風打萍皇恐灘
邊說皇恐零丁
洋裏數零丁人
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
青

竹帛
汗青
崖山
零丁洋
風打萍
邊說皇恐
洋裏數零丁
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北平文丞相廟

文天祥被執至潮陽。見元將張弘範。左右命之拜。不
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
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
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
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
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
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
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
範笑而置之。厓山之破。

文天祥忠烈

三三

燕 燕京即今北平也
吉州 今江西吉水縣即文天祥故鄉

字羅 仕元世祖有功卒諡武穆

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既而丞相李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李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于此願早求死李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

十七史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後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唐書五代史是也

廣 廣東也

宗廟 社稷

忠 孝

幾帝幾王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李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有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李羅曰爾立二王竟

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刪修)

〔練習〕

德祐 恭帝年號

德祐元年，江西提刑文天祥募兵勤王。天祥吉州廬陵人也。年二十，魁進士第。初，勤王詔至，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入衛。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以身殉國，欲使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而起，聞者感動。(十八史略)

正氣歌 竝序

文 天 祥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

白閒 窓也。

蒸漚 音ジヨ
ウオウ。浮泡也。

陳陳 故也。

圓溷 音セイ
コン。廁也。
癘 病也。

小白閒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乾，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選，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圓溷，或死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者鮮不為癘。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是殆有養致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流形ハ萬物成ス也
 皇路ハ大道也
 河嶽ハ一本作ル
 在齊云ハ齊ニ
 崔杼弑ス莊公ト
 史書ハ崔杼弑ス其ノ君ト
 在晉云ハ晉ニ
 靈公不君也ト
 趙盾之昆弟趙穿ハ
 襲殺ス之ト
 太史董狐書ハ曰ク
 趙盾弑ス其ノ君ト
 嚴將軍ハ名ハ顏ト
 爲シ劉璋之臣ト
 晉侍中ハ事ハ見ル
 晉書ハ
 遼東帽ハ漢末ニ
 管寧守清節ト
 居遼東常着ル阜帽ト

天○地○有○正○氣○
 上○則○爲○日○星○
 皇○路○當○清○夷○
 一○一○垂○丹○青○
 在○秦○張○良○椎○
 爲○嵇○侍○中○血○
 或○爲○遼○東○帽○
 鬼○神○泣○壯○烈○
 或○爲○擊○賊○笏○
 凜○冽○萬○古○存○
 地○維○賴○以○立○
 雜○然○賦○流○形○
 於○人○曰○浩○然○
 含○和○吐○明○廷○
 在○齊○太○史○簡○
 在○漢○蘇○武○節○
 爲○張○睢○陽○齒○
 清○操○厲○冰○雪○
 或○爲○渡○江○楫○
 逆○豎○頭○破○裂○
 當○其○貫○日○月○
 天○柱○賴○以○尊○
 下○則○爲○河○嶽○
 沛○乎○塞○蒼○冥○
 時○窮○節○乃○見○
 在○晉○董○狐○筆○
 爲○嚴○將○軍○頭○
 爲○顏○常○山○舌○
 或○爲○出○師○表○
 慷○慨○吞○胡○羯○
 是○氣○所○磅○礪○
 生○死○安○足○論○
 三○綱○實○繫○命○

渡江楫ハ祖逖ト
 渡江中流擊楫ト
 而誓事見晉書ト
 擊賊笏ハ唐段秀實ト
 以笏擊賊ト
 朱泚頭爲破裂ト
 陽九ハ厄運也ト
 春院ハ牢獄也ト
 一阜ハ阜音サト
 食牛馬器ト
 也ト
 百沴ハ沴音レト
 イ妖氣也ト
 沮洳ハ水浸處ト
 下溼地也ト
 耿耿ハ心有所ト
 存而不能忘之ト
 貌ト
 悠悠ハ憂思也ト

道○義○爲○之○根○
 楚○囚○纓○其○冠○
 求○之○不○可○得○
 牛○驥○同○一○阜○
 分○作○溝○中○瘠○
 哀○哉○沮○洳○場○
 陰○陽○不○能○賊○
 悠○悠○我○心○憂○
 典○刑○在○宿○昔○
 嗟○予○邁○陽○九○
 傳○車○送○窮○北○
 陰○房○闕○鬼○火○
 雞○栖○鳳○凰○食○
 如○此○再○寒○暑○
 爲○我○安○樂○國○
 顧○此○耿○耿○在○
 蒼○天○曷○有○極○
 風○簷○展○書○讀○
 隸○也○實○不○力○
 鼎○鑊○甘○如○飴○
 春○院○闕○天○黑○
 一○朝○蒙○霧○露○
 百○沴○自○辟○易○
 豈○有○他○繆○巧○
 仰○視○浮○雲○白○
 哲○人○日○已○遠○
 古○道○照○顏○色○

孟子抄四

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
裼毛布也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嚴畏懼也

約要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裼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裼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

縮直也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

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裼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求於氣。不可求於氣、勿求於言。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集義 猶言積善

正 預期也

振 拔也
芒芒 茫茫也
病 疲倦也

設 偏破也
淫 放盪也
邪 僻也
遁 逃遁也

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
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
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
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
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
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
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
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
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

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
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
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
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
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
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
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
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

班二等也。

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公孫丑上

行潦二道上無源之水也。

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

怵惕二驚動貌
惻二傷之切也
隱二痛之深也
內二讀爲納結也

端二緒也
四體二四肢也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篇）

建都大詔

日本書紀

於茲六年。天
皇以甲寅十月
帥舟師發日向
至己未歲。正六
年。大壯。宮室也。
易繫辭云。上古
穴居而野處。後
世聖人易之以
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
諸大壯也。

神武天皇己未年三月辛酉朔丁卯下令曰。自我東征於茲六年矣。賴以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土未清。餘妖尚梗。而中洲之地。無復風塵。誠宜恢廓皇都。規摹大壯。而今運屬屯蒙。民心朴素。巢棲穴居。習俗惟常。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聖造。且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位。以鎮元元。上則

屯蒙。音チュ
ンモウ。草昧也。
易序卦云。屯者
物之始生也。物
生必蒙。故受之
以蒙。蒙者蒙也。
物之稱也。
寶位。帝位。
元元。人民。
乾靈。天神。
養正。導之以
正道也。
墾區。險也。文
選注云。四塞之
險。易為備禦。

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不亦可乎。觀夫畝傍山東南。樞原地者。蓋國之墾區乎。可治之。是月。即命有司。經始帝宅。

漢文精華卷四

終



昭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發行
 昭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訂正再版印刷
 昭和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訂正再版發行

價定		
卷一	卷二	卷三
金五拾五錢	金五拾五錢	金五拾五錢
卷四		
金五拾五錢		

不許
 漢文精華
 複製

著者 宇野哲人
 發行者 大葉久吉
 印刷者 宮澤武雄

東京市日本橋區室町四丁目五番地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拾貳番地

刷印舍英秀社



發行所
 關西專賣

東京市日本橋區室町四丁目
 振替口座東京二八〇番
 大阪市西區阿波堀通四丁目
 振替口座大阪四三番

株式會社 寶文館
 株式會社 大阪寶文館

